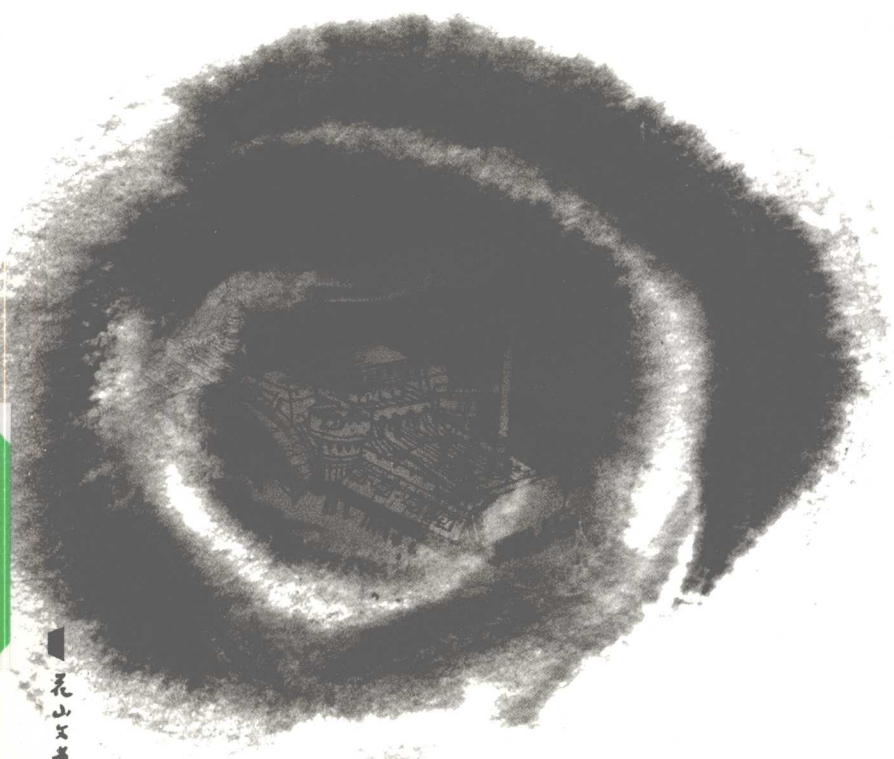


新宋

燕云 3 阿越◎著

Ⅲ

上临星斗三千丈，下瞰燕云十六州！
怀抱先贤一百年的光复夙梦，
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！



新宋

阿越◎著
Ⅲ 燕云 3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新宋III·燕云 3/阿越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 6

ISBN 978-7-80755-377-9

I. 新… II. 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74546号

书 名: 新宋III·燕云 3

作 者: 阿 越

责任编辑: 阎 丽

特约编辑: 于 桐 王俊辉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插图作者: 王 勇

地图绘制: 鑫 阳

装帧设计: 弘文馆·刘婷瑜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35/43

传 真: 0311-88643234

印 刷: 河北省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670×970毫米 1/16

字 数: 250千字

印 张: 17.75

版 次: 2009年6月第1版

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377-9

定 价: 25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王安石的眉毛挑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说什么，石越却如同全然没有留意到，又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：“高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！”

“高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！”王安石轻声复叙了一遍，随即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



“石越打算封建南海……”此时的李昌济，已成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说话对象。

“封建南海？哈哈……”李昌济忽然站起身来，拊掌大笑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“妙策！妙策！潘潜光，你碰上了个好主公啊！哈哈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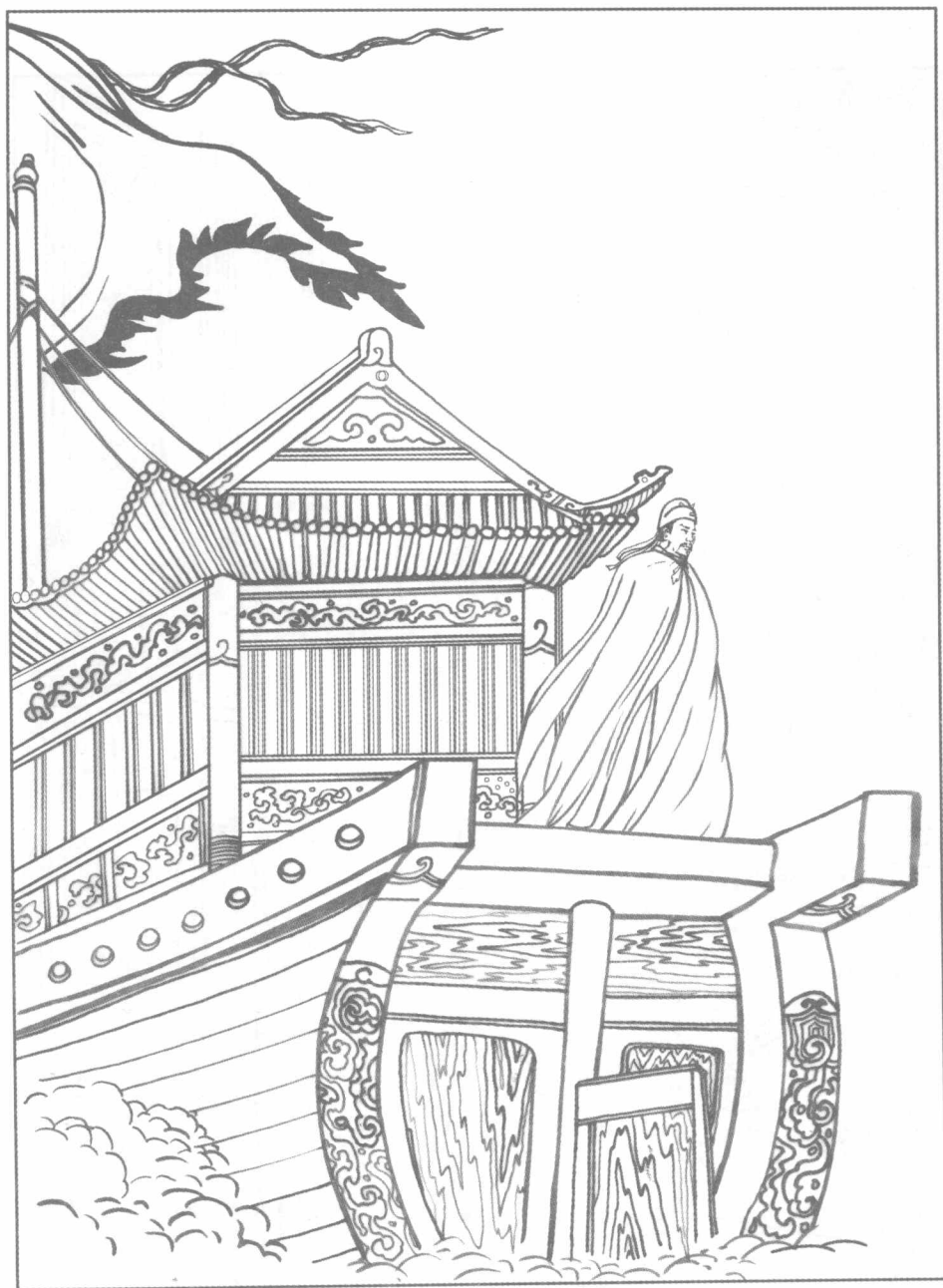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切后果，由某承担。”石越淡淡说道，但语气却已不容置疑。“敕书一字不改，再次发往门下后省！”

“啊！”所有的人都惊呆了。

一日之内，三下敕书！



卫棠默默地站着，望着那远去的船影。“最后一次了，”他在心里说道，“最后一次，好运。”邨国的船队一艘艘的超过了他们，最后渐渐消失在他视线之中。



目录

XinSong III Content

第十四章	两河百郡宋山川	001
第十五章	天机云锦用在我	039
第十六章	莫嗟身世浑无事	079
第十七章	安汉当年一触龙	123
第十八章	封疆尽是春秋国	181
第十九章	黄金错刀白玉装	213
内录	两朝国史·邺世家一	253
附录	新宋·风俗志	261

XinSong Ⅲ YanYun 3

第十四章

两河百郡宋山川

熙宁十八年一月十日。残雪未融的汴京城，显得格外的寒冷，但此时若有人拨开白雪，便会发觉雪地下面的野草，早已不似冬天的枯黄，早春的绿意，仿佛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降临到人间。

“这算是个好兆头。”汴京城北的陈桥门外的官道上，骑在马上范翔望着路边石头缝里溜出来的一丝春意，心里自嘲道。

范翔再也想不到，赴辽国告哀使的差遣，竟会摊到自己头上。为此，吏部还特意调了他的职位，由尚书省的户房都事变成了礼部的礼部司主事。这两个官职表面虽然是平级，但实际上当然是户房都事的权位更高一些。范翔并非是计较官位的高低，虽然他很在乎自己的功名，但他知道，出使辽国回来后，只要不辱使命，他很快就要变成正七品了。这礼部司主事不过是个临时的差遣，本就不值得计较。

可范翔却一点也不想去辽国。

在接到任命后，范纯仁特意见了他，告诉他辽国可能将要南犯，因此，他此番的使命，不止是告诉辽国大宋发生国丧，还要见机行事，尽可能协助苏轼，阻止辽国南下。

往来交聘，范翔本就觉得并非自己所长，更何况此行还充满危险……

但他不知是幸运还是倒霉——范纯仁、孙固都欣赏他的才智，石越

也以为他足以胜任,此时又正值国家多事,他怎么敢拒绝?更何况范翔知道在他之后,按照故事,还会有好几拨使者被派往辽国,自己不过是打个前哨而已。迫不得已,也只好硬着头皮上阵。

总之,这的确不是范翔所喜欢的差使。哪怕出使,范翔也觉得自己更适合担任喜庆一些的使节。

范翔又瞥了前来送行的潘照临一眼,心中更生疑窦。因为适逢国丧,他又以告哀使出使大辽,自然不方便亲朋好友十里长亭的送别,而范翔自忖与潘照临这位右相府第一谋士的交情,更没有好到会令他特意前来送行的地步。

事情如此反常,更令范翔感到不安。他又想到跟在身后的使团,但却忍住没有回头。潘照临是与他并辔而行,范翔不知道这样合不合规矩,但这种礼仪上的事情,是千万疏忽不得的,否则传扬出去,被人参上一本,后果不堪设想。

但他亦不敢得罪潘照临。虽然潘照临一路之上,并没有与他说什么特别的话,只是默默坐在马上徐行。可范翔心里很清楚,潘照临来送行,一定有事,他既不说话,范翔也不愿伤神去猜,更不便催促,只好按捺住心里的不安,耐心地等待。

但范翔终究是忍不住的,忍了一会儿,他忽然“哦”了一声,转头望着潘照临,问道:“潘先生,不知相公的伤情如何?”

“仲麟定在想我为何会来送行。”潘照临似乎无意多谈石越左臂的伤势。

“在下确是有点受宠若惊。”范翔坦白地说道。

潘照临微微点了点头,对于“受宠若惊”四个字,居之不疑:“国家多事。仲麟想必亦听到了许多流言?”

“先生是指……”

“京师处处在传三佛齐将勾结注辇国叛乱之事。”潘照临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嘲讽,“有人忧心忡忡,道薛奕对三佛齐掉以轻心,恐误朝廷;有人则不以为然,以为薛奕都觉得没事,那自可以高枕无忧……”

听到此处,范翔几乎露出笑容来,但他马上想到自己的使命,连忙克制了,嘴里却忍不住说道:“依在下之见,这皆不过是薛郎故意为之!”

“哦?”潘照临忽然转头望了范翔一眼。

“在下早就听说,薛奕有意游说朝廷对注辇国开战,然终不得志。依

区区之见，三佛齐叛乱，只怕是迟早间事。薛奕并非掉以轻心，他是盼着三佛齐叛乱，才好名正言顺，让朝廷同意他用兵。”范翔心里的这番想法，一直没有机会向人说出来——他毕竟还是知道轻重的，在别人面前胡乱议论这些，对薛奕颇为不利，但如范翔这样的人物，心里有与众不同的见识，却要憋在心里，也如同一种折磨。此时能有机会在潘照临这等智谋之士面前一吐为快，他的心情也不由得变好了许多。

“仲麟果然是才智之士。”潘照临再次看了范翔一眼，眼中已略有赞许之意。

“不敢！这等雕虫小技，想必也瞒不过相公。”

“若是相公有时间细想，自然是瞒不过他。”潘照临淡淡说道。

范翔不由愕然：“那先生……”

“南海万里之外，朝廷难免鞭长莫及。有些事情，我说也罢，不说也罢，迟早会发生；相公早知道也罢，晚知道也罢，亦无甚区别。既然如此，便无必要早说。况且这说到底，不过是流言……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薛奕若果真掉以轻心，他便无资格再呆在南海，享有他今日之地位，纵被朝廷处罚，亦是咎由自取；但薛奕不至于如此不成器，他既然是有意为之，那他必有善后之策。此事原本不必操心。然薛奕千算万算，亦料不到朝廷在此时忽然遭逢国丧，更不会算到契丹居然在此时有意南犯！”潘照临哼了一声，又道：“按故事，遣往各路告谕国丧、新帝继位的使者，需在大敛成服^①后才能出发。纵是不顾礼法，立即派出使者，待薛奕知道这些事情，只怕三佛齐亦已经……哼哼！薛奕这番玩火，稍有差池，便会烧到他自己，还要连累家国！”

范翔听得悚然动容，果真北面契丹南下，南海三佛齐与注辇国倡乱的话，以大宋今日之国势，断难两面应敌。到时候要保哪里弃哪里，自是不言自明的。

“朝廷经营南海十余年，方有今日之基业，岂能毁于一旦！”潘照临

① 按汉族之丧礼，人死之后，第二日要给死者清洁遗体，换上衣服，称为“小敛”；第三日则收尸入棺，称为“大敛”。按礼法，人君入敛的衣服，应当有一百套。大敛的次日，也就是第四日，亲人按着亲疏的不同，穿上不同的丧服，则称为“成服”。有宋一朝，皇帝死后，并不严格遵守此礼。北宋皇帝从死至大敛，最短四日，最长八日。如据《宋史》，赵顼死后八日，方大敛成服。而大敛、成服，有时亦可在同一日。

忽然勒马停住，眯成一条缝隙的双眼中，露出慑人的光芒，“休说南海，今日国家之势，亦非与契丹交兵之时。故相公问我何人可以出使辽国之时，我以为满朝文武，除章子厚外，便非仲麟莫属。然章子厚官位太高，做告哀使必引人注目，更令辽人生轻我之心……”

“原来……”范翔连忙跟着勒马，他这时总算知道，害自己的罪魁祸首是何人。

“承平之时，要讲礼义诗书，否则出使难免辱国；但有事之时，却不能用书呆子出使。不过，我方才有意试探，仲麟终还是沉不住，亦算不上上佳之选……”潘照临毫不顾及范翔的自尊心，他言下之意，分明是说范翔亦不过是勉强凑合。范翔听得又是羞愧，又是哭笑不得，却见潘照临挥鞭指了指远处的一座亭子，道：“我给仲麟引荐一个人。你此行之使命，便是要设法将此人不动声色地引荐给辽主或他身边的重臣。”说罢，策马朝亭子那边跑去。

范翔连忙吩咐了一下使团，驱马跟上。

在亭子里面，有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和两个童仆，男子的衣饰很平常，但范翔早就留意到亭子外面的三匹高头大马——无论是在松漠庄，还是在雍王的马厩，如此高大的白马，都是很少见的。

“在下柴远，见过范大人。”那男子见着范翔，连忙抱拳行礼。

“柴远？”范翔感觉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说过，但此时亦不及细想，便见潘照临挥手斥退那两个童仆，道：“仲麟需记住一事，柴远并非朝廷使节，与大宋并无半点关系。他不过是一个唯利是图之商人，为了一己之私利，才设法接近辽国君臣。是以，此事若令朝廷知道，连仲麟亦难免要受责难。”

这种要求，未免强人所难。但范翔听得出来，潘照临并非是想征得他的同意：“但在下是首次使辽，要不辱使命，没有大苏协助……”

“仲麟若不怕回国后被问罪，尽管去找大苏，他身边有多少职方馆的官员，想必毋需我多说。何不干脆向朝廷拜表直接一点？”潘照临不待范翔说完，便毫不留情地讥讽道。

但范翔此时却已顾不得潘照临的讥讽，急道：“然……”

他才说得一个字，又被潘照临打断：“去找朴彦成。”

“朴彦成？”范翔奇道。

“便是朴彦成。”潘照临用一种很不耐烦的眼神望了范翔一眼，仿佛

很不愿意与智力如此低下的人多说什么，“朴彦成一家，原是高丽顺王的人，王运做了高丽国王后，顺王一些旧党，逃到了辽国。所谓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这些人在高丽国内，亦并非全无势力。朝廷为万全计，令朴彦成出使辽国，目的便是暗中接近这些人，并设法分化他们，操纵他们。若要柴远荐给辽国君臣，上策便是通过这些高丽人。”

范翔这才放下心来，他没有再问朴彦成身边为何没有职方馆的人监视——毫无疑问，朴彦成一定在职方馆也有份薪俸。但他心里面又冒出一个疑问来……

“你到了辽国，要谨防辽国通事局。”潘照临没有容他再多问，回头瞥了柴远一眼，便出了亭子，上马离去。范翔看了看柴远，又看了看潘照临的背影，终于忍不住，苦笑出来。

将柴远介绍给范翔之后，潘照临便策马往陈桥门回城。此时，陈桥门前，依然是一片肃穆之色。把守城门的兵吏都戴着孝，数量却比平日多了一倍还不止，对出入城门的人，盘查亦十分严格。潘照临不由得摇了摇头，轻轻叹了口气。在往年这个时候，因为是灯节，便是各外城门上，也会张灯结彩，但今年的灯节，却早已名不副实了。

先皇帝赵顼升遐，举国同哀，开封府在天子脚下，自然更不能马虎，汴京城昨日便已经满城戴孝——这些对汴京百姓来说，不算什么新鲜事，二十余年间，算进赵顼，许多百姓已经经历了三个皇帝的去世。真正令得整个汴京如临大敌，百姓惶恐不安的，是八日晚上的石得一之乱。

当晚的变乱，前后不过两个时辰就被平定，对坊市也几乎未造成任何损害，事变之时，除了内城与新城城北的一些居民有所察觉，大部分市民都一无所知。然而，在叛乱平定后，它波及的范围，却让汴京城数以千户的人家都忐忑难安。石得一等主谋，的确皆已死于平乱之中，但涉及叛乱的却包括整个皇城司和部分班直。这些人，尤其是皇城司兵吏，多数都是开封本地人！

陈桥门前的兵吏，便是在搜捕参与叛乱的漏网之鱼。

便是昨日，亦即九日清晨，首相司马光在福宁殿灵前宣读先帝遗制，太子继位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，朱妃为太妃。紧接着，便又下令，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，以仁多保忠、杨士芳、田烈武守宿福宁殿外，另又分遣武臣增兵防守军器库，以及宫城、内

城、外城诸门，并暂时令李向安等内侍，接管皇城司事务。

自大宋立国以来，新帝即位，增兵宿卫，这是“祖宗故事”。但特意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，却是不同寻常——因为按照礼仪，臣子前往福宁殿，宰臣和百官是走垂拱门，而亲王宗室则是走内东门！

潘照临知道这燕达亦算是熙宁朝名将，他西军出身，在熙宁初年与西夏、西番的战争，曾经屡立奇勋，但因为赵顼认为他忠实可信，从军制改革起，便将他调任三衙，从此便一直在京师，他没能赶上伐夏之役，自熙宁中后期起，于战功上反而并不显赫了，但此公仕途上却一帆风顺，竟一直升到殿前副都指挥使，乃是大行皇帝的亲信，在军中又素有威信，令他宿卫内东门之外，其意自是在于警告诸亲王宗室。

而在皇宫之外，韩忠彦则在按图索骥，分头搜捕参与叛乱的兵吏，命令各军巡铺盯紧他们的家属——连大赦天下也救不了他们，潘照临已经看到了今日上午颁布的大赦天下的德音，这道德音上明明白白写着：谋逆罪不宥！

想到这里，潘照临不由得紧紧皱起了眉头。他当然不是在同情那些叛兵和叛兵家属，而是又想起了这次兵变的真正主谋——雍王赵颢。石得一、石从荣等人，被视为“主谋”，已经在事变当晚伏法；那些可能只是盲从，或者被胁从的皇城司兵吏，亦被四处搜捕。但如何处置雍王，却变成了一件非常微妙的事。

除了雍王在当晚行为不检，擅出王府外，参加叛乱的头领，大多在事变中被诛杀，几个侥幸逃脱的头领，亦在被捕后被韩忠彦擅自处死了。捕查这些人的宅第，都是韩忠彦主持，事后汇报，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叛乱与雍王有关！

而与此同时，咸宜坊雍王府的“安全”，亦换成了高太后的亲卫班直之一御龙骨朵直负责，为了防止雍王自杀，两府甚至还特意派了几个高太后亲信的内侍，昼夜不离地陪着赵颢……

这种种迹象表明，朝中存在着强大的势力，想要保全雍王的性命。

个中原因潘照临都懒得去想，他随随便便就可以举出三五十个来，为皇家的体面也罢，为了朝廷的面子也罢，为了高太后也罢……总之，雍王虽然被禁锢，但明正典刑是不可能的。甚至是否会赐赵颢自尽，亦不可知，韩忠彦就私下里对石越说过，雍王纵然有过，然使高太后杀子、赵煦杀叔，亦非忠臣所为。

而韩忠彦的这种主张，亦不能说没有道理。

更何况，朝中人人都知雍王是高太后最宠爱的儿子，如今高太后垂帘，即使是明白内情的重臣，也不免各有算计。韩忠彦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他先父又是两朝策立功臣韩琦，才敢不避嫌讳。饶是如此，韩忠彦这几日的举动，已是令得满朝文武刮目相看，连潘照临与石越都感到惊叹。

但旁人便不可能没有顾忌。

想要置赵顼于死地，将来高太后那里肯定不会怎么待见；但若只顾着讨了高太后的欢心，甚至哪怕纯粹只是一片忠心，若无韩忠彦那等家世、功勋，向皇后与小皇帝现时固然不敢违逆高太后，难道高太后就会长命百岁？待到小皇帝长大亲政，难保不会秋后算账。他现时忍得越久，将来报复起来就会越狠！

潘照临不由得又在心里面算计起来：

赵顼虽死，但两府当中还是有忠于他的宰执。侍中王安石、兵相孙固，二人皆受赵顼知遇之恩，年纪也大了，名位已高，再无所求，亦不惧得罪高太后，故对于赵顼叛乱之事，心怀耿耿，绝不肯善罢甘休。只不过二人并无证据，不能就此发难而已。而除韩忠彦外，范纯仁、御史中丞刘摯，却都有意保全赵顼的性命。

其余诸人，司马光虽态度不明，但潘照临却认定他亦不想对赵顼赶尽杀绝。不过他是首相，按例要担任山陵使，诏令在大敛成服前就会颁布，在这段时间内，他是不会轻易对政事发表意见的。

而吏部尚书王珪虽然平叛无功，却因为进官时被石得一禁锢，受了惊吓，竟然就此一病不起。赵顼选定的六位托孤之臣，眼见着他刚刚升遐，便要少了一位。王珪一生行事，本来就无甚主见，此时更不会强出头。

至于韩维、苏辙、李清臣三人，韩维在理智上当偏向于饶过赵顼，但他毕竟是赵顼潜邸之臣，对赵顼之愤恨，可想而知；苏辙心里纵有想法，但此事既无关他利害，又无情感之羁绊，他回京未久，地位未固，此时惟石越马首是瞻，亦不奇怪；而李清臣虽是后进，然受赵顼知遇之恩，不在韩、孙之下，只是在两府宰执之中，他的地位最不巩固——他虽然支持新法，却与王安石等新党人物并无故旧，而是由赵顼一手提拔，赵顼一死，他在朝中立即便孤立无援，而偏偏他在太府寺时，还有不好的记录，此时不知有多少人对他的位置虎视眈眈，在这种情势下，以李清臣的性格，定会加倍谨慎，远避是非。

因此,在此事上,石越的态度实在至关重要。

石越贵为右相,又是托孤之臣,在朝中原就威信素著,此番平叛,又立大功,他一言一行,都已是举足轻重。更何况此番王、马意见竟然出现分歧!

虽然,在这些事上面,连潘照临也弄不清石越的态度究竟如何……但潘照临却觉得,自己有义务替石越事先谋划好这一切。

但是,当潘照临带着想好的方案回到石府之时,石越却正在病榻上接见桑充国与吴从龙、曹友闻。

这吴从龙原亦是陈良的旧识,最精于礼制典章之学,早就投入石越门下。但他自入仕以来,因吏材平庸,又受石越牵累,竟徘徊州县十余年,一直难以升迁。直到石越重掌权柄,陈良在石越那里帮他说话,这才终于让石越想起还有他这么个人,将他调任鸿胪寺主簿。他三日前方抵京履新,正好避开了国丧。

潘照临亦不知道这三个人如何竟会凑到一块,但石越八日晚上在福宁殿指挥平叛,左臂受伤,九日又忙了一天,没心思去管这伤情,不料到了九日晚上,竟突然晕倒在回府的路上。宫里派了太医来诊治,特许石越休养一日,便这么一日之闲,石越却又会见起桑充国等“闲人”来。潘照临又见陈良与侍剑不加阻止,反在一旁作陪,心里更加不悦,撇了撇嘴巴,走到石越榻边,亦不说话,自己挑了张椅子坐了下来。

众人见他进来,除石越外,连忙都起身行礼。石越却没留意潘照临的脸色不对,只是微微颌首,便又转头对桑充国等人说道:“潘先生亦是自己人,不必拘礼。长卿,你继续说南北之论,亦让潘先生评点评点……”

桑充国点点头,又向潘照临以目示意,道:“我刚刚听曹员外说起两浙人才之盛,便想到前些天几个福建学生的南北之论……此事却要从本朝进士第说起,因今年是省试之年,学院里,有好事之人,贴了一张大表出来,上面列举了自太祖皇帝以来,各路中状元的人数,便由此事,引起了口舌之争……”

“状元?”吴从龙忍不住插道:“大行皇帝在位期间,共有六位文状元,许安世是治平四年的状元,未经殿试,在下记得那年是君实相公知贡举,除此之外,只有时彦是开封人,其余当皆是南人,自仁宗以来,福建之士多魁天下,也难怪他们得意……”